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三十九)

## 相识王乐天

●徐鹏飞

在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常在报刊上看到王乐天的漫画作品。这些作品既有讽刺意味,又充满纯粹的幽默感。由于“乐天”这个名字与漫画风格相得益彰,我虽未见过他本人,却对他有深刻的印象。

1985年,王乐天的作品在第六届日本读卖国际漫画大赛中荣获优秀奖。当时,国内漫画家的作品在国

际上获奖的情况并不多见,而王乐天先生已近七十高龄,这一成就自然在漫画界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1986年,我赴京参加工人日报的活动,首次见到王乐天先生。他身材高大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。令我惊喜的是,王先生得知我来北京,特地准备了两幅漫画作品,供我们《吉林日报》的“五味子”漫画专栏选用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漫画界前辈主动为地方报纸供稿,我感激不已。

王乐天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漫画创作。七七事变后,他前往重庆,以漫画为武器,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。上世纪50年代,他曾担任《漫画》杂志的编辑,到了上世纪60年代,他在《光明日报》美术组工作。

调到北京工作后,我到《光明日报》拜访王先生。他随和而健谈,言语间总是洋溢着笑声。分别时,他拿出一幅漫画告诉我:“这是我准备投给《讽刺与幽默》报的作品,既然你来了,就帮我带回去吧!”

王老送我到大门外,挥手告别。



健忘症 王乐天

## 完了

●王乾荣

朱德熙,就是1952年与吕叔湘合作发表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的那位北大教授。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对语言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,尤其在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,起了重要作用,是文科生的必读书。

有一次,朱德熙先生讲《语言中的歧义》,教室里座无虚席。他口才极佳,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了还没接住。但他又是一位严格守时的老师,于是边讲边抱歉地向学生声明:“完了,完了,我马上完了。”引起哄堂大笑——当然是善意。

学生为什么大笑?是因为“完了”的歧义。

歧义,即一个语词因用法不同,而导致语义的多种解释。

大语言学家朱先生急不择言,本想说的是“快讲完了”——而学生当即把这话与“完蛋了”联系在一起。这个小小插曲,恰恰是对朱先生“歧义”之讲的一个最好玩的诠释。



## 当“胡搅蛮缠”进入了审美领域

——诡辩带来的乐趣

文/瓜田 图/王成喜

近日,我读到哲学家邓晓芒教授的文章《从一则相声段子看国人的思维方式》,很有兴味。我们听相声通常是为了找乐儿,而邓教授则从中研究国人在思维上的逻辑缺陷。他说,中国人并非不愿意讲道理,而是不会讲道理,只会讲眼前的道理,不会严格推理。因此,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。他引用的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《蛤蟆鼓》:

甲:你这么有学问,我请问你,蛤蟆那么小,叫声为什么那么大?

乙:蛤蟆叫声大,是因为嘴大,脖子又憨。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。

甲:我家的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,怎么不响呢?

乙:那它是竹子编的,竹子编的它都不响。

甲:和尚吹的那个笙也是竹子编的,它怎么就响呢?

乙:它虽然是竹子编的,但它上面有眼儿,所以就响。

甲:竹子编的,有眼儿,就响。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,也有眼儿,它为什么不响?

乙:它是圆圆扁扁的,圆圆扁扁的它不响。

甲:那唱戏打的那个锣,也是圆圆扁扁的,为什么又响呢?

……

甲:泡泡糖为什么响?

乙:那是有胶性的,才响。

甲:有胶性的,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?

乙:那它挨着地了,不响。

甲:挨着地的三轮车胎,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?

乙:什么乱七八糟的……

柏杨的一本书中有一段医生和病人的对话,也是诡辩的华彩乐段:

病人: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,大摆筵席,你可要赏光驾临,做我的上宾。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?

医生:对不起,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。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,恐怕是三期肺病,第一个是咳嗽……

病人:你说我咳嗽,你刚才还不是咳嗽,为什么不是肺病?

医生: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。

病人:有什么不一样?你有钱、有学问,上过大学堂,喝过亚马孙河的水,血统高人一等,是不是?

医生:不能这么说,还有半夜发烧。

病人:不能这么说,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、如你的意?半夜发烧,我家那个电扇,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,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!

医生(委屈解释):吐血也是症候之一。

病人:我家隔壁是个牙医,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,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!

医生:那当然不是,而是综合起来……

病人:好吧,退一万步说,即便是肺病,又是七八期肺病,又有什么关系?值



得你大呼小叫!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!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?我下个月结婚,谁不知道,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,为什么要打击我?我跟你有什么怨?有什么仇?你要拆散我们?

王蒙先生也曾经塑造了一个“雄辩症患者”的形象,限于篇幅,这里只能忍痛割爱了。

邓晓芒教授说,由于缺乏逻辑计算能力的训练,很多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,偷换概念,偷换论题,在和人辩论中,拼命反驳人家没有说过的意思,拼命捍卫人家没有攻击的观点。给一个事物下定义,凭感觉定一个意思,然后发现概括不了,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的定义,搞得定义越来越长,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,结果变成了一种泛泛而谈,甚至不知所云。对此,邓教授还给国人开出了药方:第一是良好的记忆力,第二是敏锐的计算能力,第三是综观能力。

邓晓芒教授是一脸严肃地研究问题,解决问题。我们则是嬉皮笑脸地强化问题,欣赏问题,也就是说,是在幽默操作的层面上,揭示诡辩这种修辞方法的奥妙,欣赏这种“胡搅蛮缠”之美。这里的“胡搅蛮缠”,就是讲歪理的艺术。这个歪理,如果不着边际,也就无趣了。它必须具有似是而非的迷惑性。你想批驳还真有点难度,因为若非有总体上的清醒把握,就找不到准确的切入点,且很容易被歪理“绕进去”。诡辩常用的手法,是利用字词的多义性特点,故意模糊歧义词中的各个义项之间的不同,混淆不同事物的界限,用偷换概念和歪曲论题等手段,把讨论引入歧途,造成混乱。

关于讲歪理也就是诡辩的幽默,还可以细分为两类。一类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说的,诡辩者逻辑混乱,说起来信马由缰,不着边际,其实是破绽百出,不难识破。这是属于降格型幽默。另一类是故作诡辩状,道理对错并不要紧,重要的是,幽默的操作者能以机智的思维,出奇的刁钻角度,赢得大家的赞叹。这就是升格型幽默了。